

饶雪漫 倾力推荐

听夏

李梓辞
作品

如果能在重新遇见，应该是在夏天。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青春必读书
青春疼痛系列

漾



时间过去，又一些新的力量成长起来，她们一样成长得花枝招展，就连痛苦悲伤也是一种享受，你说说看，多让人羡慕。

而顶着“文字”这两个字的名义进行的冒险，简直就是
一次青春途中最华丽的旅行。

——烧雪漫

ISBN 978-7-5452-0002-7



9 787545 200027 >

ISBN 978-7-5452-0002-7/J. 003

定价：25.00元

新青春疼痛系列二

听夏

李辛辞 作品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听夏/李辛辞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8.4

(新青春疼痛系列)

ISBN 978-7-5452-0002-7

I. 听...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53038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所有

书 名:《听夏》

出版发行: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网 址:www.shp.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890*1280毫米 1/32

印 张:8.5

字 数:12千字

版 次:2008年4月第一版

印 次: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2-0002-7/J. 003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1-54039696转)

记得很早很早以前，真的是很早以前，我出我的第一本书《飞越青春的鸟儿》，上海少儿出版社的编辑彭懿老师靠在门边跟我说：“饶雪漫，我们做你的书不是为了赚钱，是因为文学。”

无论如何，这应该算是一句表扬的话吧，可是我却心里老不服气地想：“总有一天会让你们赚到钱，哼哼。”

这一天好像真的来了，我却和彭老师差不多断了联系，我的责编却换了一茬又一茬，我跟无数的出版社、出版商合作，我换来换去跳来跳去希望会有安全感，可惜的是，这种安全感一直离我很遥远。总是有人理直气壮地欠你的钱，总是有地方层出不穷地冒出你的盗版书，总是有人不经你同意把你的书包装包装再重新出版，总是有人在书的封面打上“饶雪漫推荐”可是你之前却毫不知情，总是有人模仿你的创意把他的图书做得和你的一模一样还美其名曰这是看得起你。

我承认，确实有一些怨气。

但我一直努力地快乐地活着，抱歉啊，这些事，确实不能长时间地影响我的心情。因为我要去做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生气是一

件要花很多时间和体力的事情，怎么算怎么不划算，不去介意并努力忘掉，或许是唯一的选择吧。

我心中的小小理想是：给我的作者足够的安全感。

对我而言，这是必须。

这个星期做得最多的事，是一封一封地认真看“坏女生”的报名信件，之前有个报名信箱，据说来信过千封，编辑小绿很认真地筛选并替我做好了整理，交到我手里是一百多封，读着那些女生的故事，忽然就想起和秦猫猫们蹲聊天室，和方悄悄等泡咖啡屋的那些有闲的日子，那无疑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日子，如果没有它们，或许就没有《左耳》，没有《沙漏》，没有《离歌》，没有今天的我。

今天早上，远在美国的诺儿在MSN上对我说：“很想你。”我问她好不好，她说：“好，认真读书，学会了开车，就是少朋友，话讲得少。”我吼她，让她去谈恋爱，她嘿嘿笑。她的情感依然留在十七岁的纯白少女时代，让人心疼地羡慕。然后我们说到小说，她说没我逼她就写不出作品来，这一点上，她和秦猫猫深海鱼一样的贱。虽然我对此多多少少有些“痛心疾首”，但我也明白，这世界如此美丽，她们要做的事实是在太多，写作只能是小小的一部分，一个微小的出口，一回快乐的发泄，一次对过去的回望，仅此而已。

我逼她们作甚。

不过感到欣慰的是，不管她们再忙，只要我的杂志需要，她们都会抽空替我的杂志写东西。这些一路陪我走过来的孩子，或许最明白我的理想吧。从《雪漫》到《漫Girl》再到《漫女生》，我的杂志一路跌跌撞撞，给我最大支撑的，还是她们。

这就是友情，无论过去多久，都不会变质的东西。

当然，因为杂志的缘故，我也因此认识了许多新的朋友。所以，才会有这一套崭新的“青春疼痛”。这四本书，除了李辛辞的《听夏》，其他的都在我这里等了很长时间了。最该谢谢的人是雪莉，她的《两岸》其实早就有好多出版商要签，她却一直把它留给了我。还有余思，就要出版的时候她跟我闹了些小情绪，搞得我有些小惆怅。但第二天早上她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那边哭起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心疼起她来，一个喜欢写字的孩子，注定是要比其他的人多一些敏感和痛苦的，如果少却这些敏感和痛苦，余思可能就不再是这个余思了。像我这样一直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人，还能将写作这件事坚持到今天，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吧。

这套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四个孩子的合集《冒险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最后定稿之前，方悄悄一直坚持叫它《以冒险家之名》。或者有些思维一经定下来就很难改变，一旦改变，你就会觉得完全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这四个孩子让我想起从前的那些女孩们，她们已经长大，离开我的身边，她们从没想过要当作家却因为会写一些字而变得跟别的女孩有些不一样。你看，时间过去，又一

些新的力量成长起来，她们一样成长得花枝招展，就连痛苦悲伤也是一种享受，你说说看，多让人羡慕。

而顶着“文学”这两个字的名义进行的冒险，简直就是一次青春途中最华丽的旅行。如果你读了她们的文字，应该就是一个幸运的同路人了吧。

做这套书的时候，正好是我的公司新建，编辑部重组的时候。我把四本书分别交到了四个编辑的手里。多半的时间是她们在北京办公，我在江苏遥控指挥。那一天我们为这套书在网上开会，开完后我唯一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抓狂。

她们对于自己编辑的书有着近乎于偏执狂的热爱，各有各想法，却完完全全忘掉这是一套书，这个说，我的书是横版封面，那个说，我要的是竖版封面，这个说，我要三个模特儿，那个说，我的是一个模特儿……这个点名要李北岳，那个点名要黄雅莉，他们越点越离谱，完全不管制片部门能不能搞定，我正在想如果他们点名要周杰伦海燕姐会不会直接从楼上跳下去的时候，海燕姐神秘地掉线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拍完了这套书。老实说，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钱。老实说，我们并不是非常满意，但是我们尽力了。我的编辑们不知道，看她们的编辑手记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事实，在图书制作这件事上，我和我的编辑部会越来越强迫症，这是一定的。

但是，把你的书交给我们来做，你一定会放心。不信，你去问问焦虑症最明显的余思，看看她怎么说。

我总是很怕提到“青春”这两个字，它听上去老土之极却永远居高临下，它看起来有些沧桑却注定滋润丰盈。我怕我一提起它，就会想起自己离它越来越远。我怕当我离它越来越远，我就会离你们越来越远，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的呀。或许正是因为今天的我还死死地抓着青春的尾巴不肯放手，才可以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替青春期的你们写点什么，做点什么，才可以做得到如此不计得失，一直勇敢向前吧。

很多人都说，我的书卖得好，我编的书未必。所以很谢谢你买了这本书甚至这套书，谢谢你支持我，支持我们的原创青春文学。

我们的努力，你一定看得见。

饶雪漫

2008年3月26日于江苏镇江

PART 1 015

第一章……第八章

声音都在这个初夏睡着了

PART 2 092

第九章……第十七章

天使拍着翅膀，从天而降

PART 3 152

第十八章……第二十三章

流下了眼泪，在十八岁那年

PART 4 199

第二十四章……结局

一些故事被烟花带走，而一些故事却被永远地留了下来。

附录一 试读手记 261

附录二 编辑手记 269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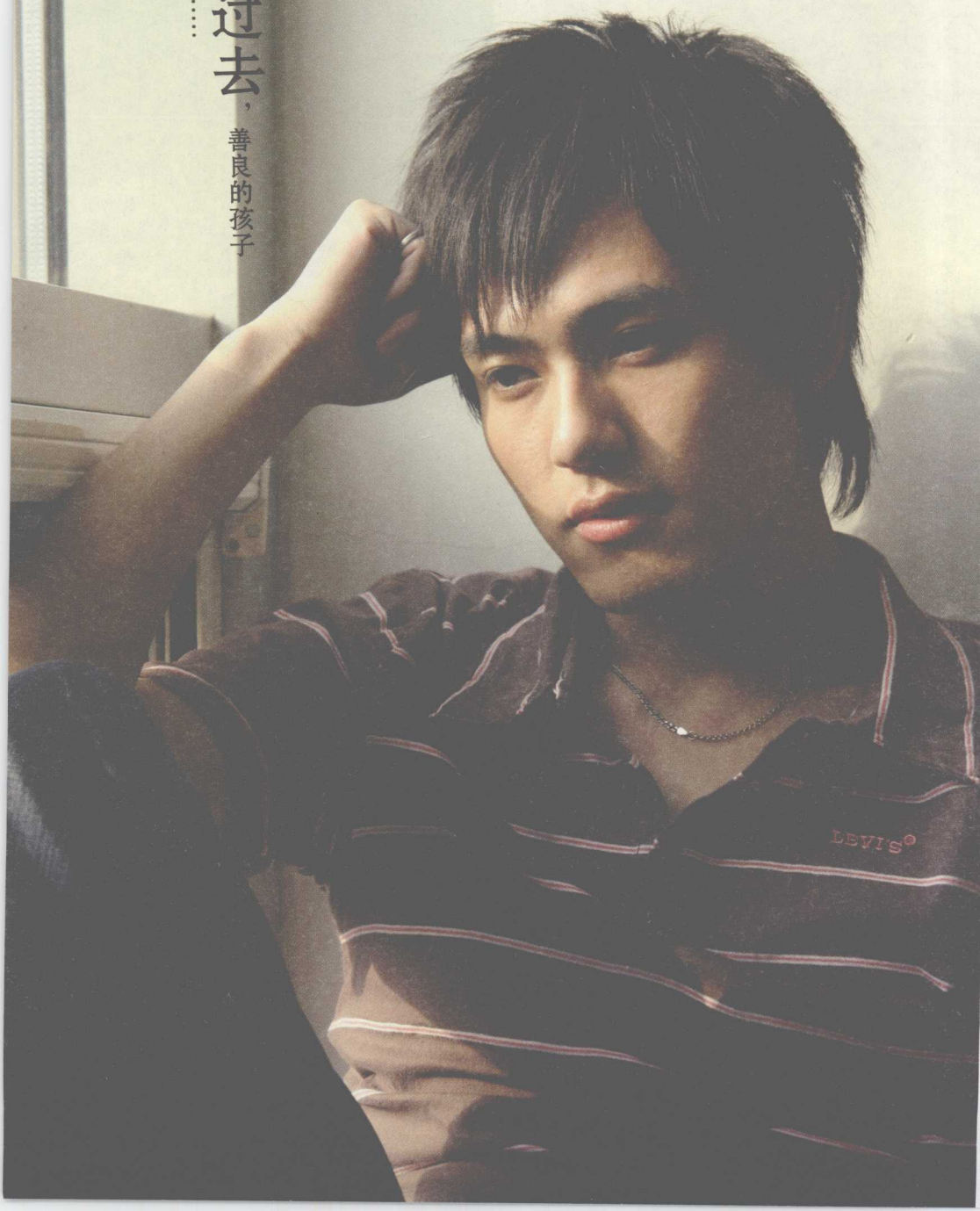
今天我又一次在回廊
下看见你，你总是干净的
像是夏天，我最爱的夏
天。你的白色衬衫像是夏
日的灼热**阳光**，而你的
细碎头发像是梧桐下的斑
驳影子，你的微笑便像初
夏清晨时叶子上挂满的
露珠。





总会记得……

那些过去，
善良的孩子



记忆中，夏天的到来总是安静如梦。

那些被无意丢失或被刻意隐藏起来的阳光，一眨眼的工夫就已漫过单薄的裙裾。木格子窗上剥落下的时光旧痕也被一一捕捉。头发和手心的温度会在彼此的不说话中渐渐升高。树叶摇晃着明亮叶片，投下错乱的影子，落在刚穿上凉鞋的脚跟后。

习见似乎永远都穿白色棉布裙子出现在夏天。为此布蓝曾经大义凛然地指着她额头说，拜托，如果你再穿白，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习见总是一言不发，手拖着下巴，仰脸看天。

布蓝从小就感觉习见干净得像是一场雨水，从天上落下然后到蒸发都没有任何色彩，只是夏季一抹空白。而布蓝有时又感觉习见就像是她身上穿的白色棉裙，被时间洗着，越洗越白，越洗越薄，直至一天或许洗破。

布蓝，你说有一天我不再穿白色裙子了，你也不再穿蓝色裙子了，那个时候世界是什么样子啊？习见使劲把头往后仰，直至感觉自己的脖子已经压过了布蓝的头顶。

你压痛我了，找死啊你！布蓝粗声大喊，然后说，世界还是那样，不会变。

习见对于布蓝的大呼大叫早已习惯，其实有时习见也在想是不是布蓝她妈生她的时候叫得格外厉害，而自己的妈生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寂静得像死了一样。当然这个想法产生在好几年前，不过习见还是没敢向布蓝提起，因为习见知道会被她撕成八块。

喂，你的胸最近有没有大？我感觉我的一下子大了很多。布蓝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胸。

这时习见只管仰脸远看，那个穿白衬衫的男孩走路总是低着头，双手插在裤袋，斜背着米白色帆布书包。他从回廊下经过的时候，藤蔓会在他肩上洒下绿色影子。他抬了一下头，无意往这看了一下，然而就是一瞬间工夫，短到习见几乎还未看清楚他脸上的表情，他就继续低下头去。夏日重新被茂盛的法国梧桐掩埋。一切仿佛只应在沉默中渐远。习见感觉心里擦过一丝喜悦。她经常把他写进日记里，却不知道他的名字。

喂，是不是还是32A啊，不过我的怎么一下大了这么多！布蓝又说。

习见也低下头去看自己的胸，依旧平平的。于是说了一句，你发育了嘛。

哦，难道你还没发育？我们可是一个接生婆接的啊！难道是因为我洗澡的时候用力用大了！布蓝竟很傻地笑了一声。

习见歪过头去瞪了她一眼，你不会是当馒头揉吧！

布蓝没想到习见竟会丢出这么一句，她很想大骂她，却只是低声说了句，去死。

风吹过一些玉兰花的残余香味，并吹着两人的黑发朝一个方向飘动。

于是，空气中有了香皂的淡淡涩味和洗发水的水果清香。

你还用香皂洗头？

习见点了点头。



墙还是那么高，
还是那般厚。只是曾经爬过墙
的男孩已经不在，而站在男孩肩膀上
仰望墙外的女孩却依旧站在这。